



一场伟大的失眠——读张继《枫桥夜泊》有感

失眠从来不是一件富有诗意的事情，愁情满怀之思，辗转反侧之苦，总是相伴而生，但不妨碍由此诞生一首青史流芳的佳作。

公元755年，大唐盛世的辉煌在安禄山的兵变中土崩瓦解，烽烟四起，长安失守，曾经人烟阜盛的都城到处是逃难的百姓，而在流离失所者中，一个面目清癯的士子也夹杂其间。此前，他中年“登天宝进士第”，也曾享受过“二十八人初上牒，百千万里尽传名”的风光，体味过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的快意畅然，但因不攀附权贵，张继在随后的吏部“铨选”中落选，成为滞留长安的“京漂”，直至个体渺小的命运被时代的洪流所裹挟，将张继一路从京城带到了苏州。

姑苏属江南名城，佳胜之地，枫桥更是颇得其韵。他夜泊于此，枯坐舟中。想当年张若虚的一首《春江花月夜》写尽良辰美景，然而那一晚，皎皎之月并未升起于东山之上，它

缓缓落入茫茫的江水之中，日升月落，亘古如斯，它何曾理会天下的兴亡与离乱？又何曾能体恤一个失魂落魄之人的感受？四下阒寂之时，传来阵阵乌啼，啼声凄清，令人不忍卒闻。在中国古典诗词中，鸬鹚、猿猴、杜鹃都是表达悲切之音的，但乌鸦，似乎更系国破家亡之意。那个秋天的夜晚，霜冷长河，寒意袭人，而笼罩于天地之间的，又岂止是这自然的氤氲之气，挥之不去的，更有满腹的愁情。于是，他在写下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后，又信笔而出“江枫渔火对愁眠”之句。岸边的枫树与船上的渔火，和愁绪萦怀、夜不能寐的诗人两两相对。枫树遁去了明艳之色，以静态孤立，而渔火摇曳不定，明灭可见，在空旷的暗夜中，非但不显得热烈温暖，却反衬出环境的寂寥与冷清。客观的物象本来不带半分人类的情感，但此时，它们却成为异乡客的陪伴，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白的“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”。所以，古往

今来人们的孤独和痛苦，似乎只能在山水形胜中，在与天地独往来中，得到抚慰与纾解，尽管，也许，真正被慰藉到的，永远触及不到内心最深的凄惶。

那么，枕一船星河，暂且眠去吧。仕途的坎坷、乱世的离散、苍生的痛楚，都在大梦之中隐去，他借以重回河清海晏的治世，重拾“达则兼济天下”的壮志，但好梦易被扰，夜半时分，耳畔传来寒山寺的钟声，清越、沉郁，打破了周遭的岑寂。“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”，以动衬静，是古诗中常见的手法，但在张继的笔下，这悠然传来的钟声自带末世的苍凉，听起来格外令人心惊，让这个清冷之夜也更平添了几分落寞与惆怅。于是，他披衣坐起，在旷远的星空下，用一场失眠与天地对弈……

宇宙浩渺，装得下一个诗人的愁绪；但一纸素笺，方能定格那隽永的文脉。

在唐朝乃至中国古典诗坛上，名家辈出，张继实在不算耀眼，安史之乱更是改变了他人的人生轨迹，战乱迫使他长期流寓吴越，张继也因此写下了诸多表达黍离之悲的诗作，但一首《枫桥夜泊》可谓“孤篇横绝”，冠盖古今。

从此，寒山寺的钟声，穿越了千年的时空，响彻在每一个羁旅者不眠的夜晚，响彻在每一个心忧天下的士子心头。

而今，我们这些现代的“漂泊”者，奔波于车马喧嚣之际，浮沉于功过得失之时，是否也找到了让自己心灵停泊和栖息的渡船？

文/李颖红（通辽市科尔沁区作协副主席）



“抬杠”一词源自民俗

现实中，人们把两个人争论不休、各持己见、谁也不肯服输，称为“抬杠”。

这里的“抬杠”，还不同于斗嘴。斗嘴，可能是互相戏谑几句后就完事了，如两口子之间斗斗嘴，说不准还颇有亲密的意味呢。而“抬杠”，则是较上劲儿了，用俗话说就是动真格了。不过，这种嘴上功夫最终还是要落到一个“理”字上，正如古典名著《红楼梦》里的一句话所说：“三人抬不过一个理字去。”

“抬杠”一词，源于民间的习俗。过去，民间春节闹元宵时，常常会有形形色色的花会，其中有一个奇特的“抬杠会”，也有叫“撞官会”“甩会”“太平颤”等。其道具是众人抬着一个巨大的杠杆，杠杆翘起的一端安着一把椅子，椅子上坐着一个身穿红袍、头戴纱帽翅的丑官。奇怪的是，这丑官并没有固定的台词，而是即兴回答观众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，以至于互相争辩、拌嘴，常常逗得人们哄堂大笑。后来，人们就把类似这样的对话称之为“抬杠”了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

天风：其实就是风，因风行天空，故名。韩愈《辛卯年雪》诗曰：“波涛何飘扬，天风吹幡旗。”

大风：顾名思义，就是指强劲的风。不过它也有其他含义。汉高祖刘邦曾作诗《大风歌》：“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。”文学史上，大风常指这首《大风歌》；另外，大风还是神话传说中一种凶恶的鸢鸟，尧时为害于民，被羿射杀于青丘之泽。

台风、飓风、神风：这三种风都是大风，就是很强劲的风暴。人们把主要生成于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域

古今汉语里的风

的风暴称为台风；而把主要生成于大西洋、加勒比海及东太平洋海域的风暴称为飓风；至于神风在古代常用于比喻迅猛的军队，出自晋代陆云《大将军宴会被命作诗》：“神风潜骇，有赫兹威。”

东风、西风、南风、北风：风加上四个方向，就有了这四种风。根据五行学说，四风又跟四季匹配，分别代表春风、夏风、秋风和冬风。诗词中，有“小楼昨夜又东风”“五月南风兴，思君下巴陵”“昨夜西风凋碧树”“北风吹地百草折”……自然而然也就分辨出了季节。

中风：中也是方位，可它跟风的组合就成了动词。原来，此风非彼风。此风最初乃中医名词，古代把感冒称作外感风邪，感冒发烧就叫中风。到了现代，中风又不同了，称脑卒中为中风。

细风、微风：细风即微风，都是指很轻微的风。比较而言，细风在古代多用，微风多用于现代，但也不绝对。杜甫说：“楚岸收新雨，春台引细风。”也说过：“细雨鱼儿出，微风燕子斜。”

威风：威风出自《史记·西南夷列传》。它既可以指声势气派，也指威严，还可以指气焰。成语里有威风凛凛和八面威风，读来就特别有气势。

斜风：风的自然状态多是斜的，于是有了斜风。古代诗人似乎很偏爱斜风。张志和《渔歌子》诗曰：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。”苏东坡《浣溪沙》词云：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。”

清风：清凉的风和清微的风，都可称清风。它既可指自然界的风，也可指高洁的品格。于谦诗云：“清风两袖朝天去，免得闾阎话短长。”

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